

關於越南陳朝的和尚皇帝陳仁宗

曹仕邦

仕邦在本刊九十三卷六期〈教訊〉，第三十六頁中讀到一則〈越南北江省佛經木雕，列為聯合國文獻遺產〉的新聞，內中言及這些木雕「對研究越南陳朝前期的皇帝陳仁宗開創的『竹林禪派』，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並對後來出家修行的這位君主稍作介紹。因此仕邦在這裡也談談自己所知道的陳仁宗。

為什麼是和尚皇帝？

陳仁宗（一二七九～一二九三在位）是越南陳朝（一二二五～一四一一）建立後第三任繼位的皇帝，他的確如〈教訊〉所言，退位後於安子山出家為僧。越南的正史稱他在繼位的兒子陳英宗（一二九三～一三一四在位）的興隆三年（一二九五）自中國雲南省的京牢回來之後出家，即他退位的第三年以後披剃。

仁宗何以出家？以史闕有間，不能知其詳。然而他在位之時曾經歷了一場艱苦非常的抗戰——紹寶四年至

重興五年（一二八二～一二八九）抵抗蒙古人佔領中國全土之後建立的元朝，挾著征服歐亞餘威來犯而終被擊退的八年抗戰。在這生死存亡的長期戰爭的過程中，身爲一國最高領袖的他，在心理負擔上是異常沉重的。因此他退位卸下重擔之後而有出塵之想，也不難了解其心境。何況，陳朝的統治政策是鼓勵信仰佛教的。

何以本文題目稱仁宗作「和尚皇帝」而非「皇帝和尚」？這因爲若稱「皇帝和尚」，是指仁宗先爲帝後爲僧，出家後不再涉身政治，而仁宗剃染之後，卻依然保有權力，擺皇帝排場，仍要支配朝政，換言之他作了出家人，依舊保有皇帝身份，因此本文題目稱他「和尚皇帝」！

皇帝的出家不同於一般百姓的披剃。首先，史書既不明誌仁宗拜哪一位在安子山的僧人爲師？又不言他出家後有何法號？僅說他「自號竹林大士」。看來，他是一位自己落髮再自披僧衣的自度者。

由於仁宗「自號竹林大士」，不禁使人疑心他是否真個爲僧。因爲向來未見有出家人自稱「大士」，而中國南北朝時出名的居士傅翕（四九七～五六九）被尊稱「傅大士」，便屬非僧徒始得「大士」之稱。

然而史稱仁宗出家後，曾賜宗室文肅王陳道載「食海味」¹之時，他賦詩曰：「山僧持淨戒，同坐不同餐」。仁宗既自稱「山僧」，又據詩所言，是他自己吃素而文肅王吃肉²，這證明他是僧。

又據越南的野史所載，越南安仁鄉有一所「正氣段將軍廟」，有一天，廟祝忽然仆地，段將軍的神靈附身，召集父老說：「你們明天要將廟宇酒掃乾淨，因爲皇上將要臨幸於此。屆時，你們見到一位僧人徒步前來，他便是陛下啊，你們要恭敬迎駕！」

父老們在第二天冠服整齊地在廟前等候，但一直不見有人前來，大家等得疲倦，正在太陽將要下山時散去，那知此時節，忽見一位僧人帶著一名侍童走近，過橋後在廟歇息，父老們馬上焚香圍住這和尚下拜。和尚問何以如此？衆人以神靈吩咐回應。這和尚原來正是陳仁宗，他出家後經常來往村落，無人知道這是已退位的皇帝，如今有神祇預示鄉人恭迎，非常高興，在此留宿一夜之時，回到京師，馬上下旨封這「正氣段將軍」爲「

上等神」。

皇帝既已出家，何以仍能下旨？不特此也，竹林大士身邊有范邁、范遇兩位「隨侍內學生」，其排場不減帝王。更有，史稱陳英宗興隆七年（一二九九），出家的陳仁宗自天長府回京，朝官都不知他已返宮。很不巧，這一天陳英宗飲菖蒲酒喝醉了沒有上朝，仁宗不見兒子登殿，問知酒醉躲起來睡覺，大怒，即將擺駕回天長府，下詔百官明天齊集聽旨受責。英宗醒來後，知道父皇曾回宮，大懼，馬上找人起草，上表謝過！

以上所陳，似乎仁宗出家後仍抓住權力不放了。的確，他並未放下權力；放下君主的排場，但這不是他要濫權，而是關乎陳朝的政治制度，也關乎仁宗對國家的責任！

內禪與上皇制度

何以言之？原來陳朝立國之初，便建立了一項優良的制度，規定一位皇帝在位至四十餘歲左右，便要讓位二十來歲的太子，然後自居「上皇」，從旁指導未有從政經驗的新帝逐步了解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及至上皇駕崩，新帝也邁入中年，他又讓位給太子而自居上皇，如此一代又傳一代，直至政權告終。這種父親讓位給兒子

的方式，在政治學上稱為「內禪」。

陳朝的內禪與上皇制度有何好處？就拿前述抵抗元朝入侵的「八年抗戰」來說吧！當陳朝得知元軍將要來犯之時，越南朝野面對這武力強大得征服大部份亞洲地區，又佔有現今俄羅斯全部國土的大敵將臨，不免陷於降、戰的兩難。這時陳仁宗登基不過三、四年，一位二十來歲的新君又哪知如何定奪？幸好，他的父親上皇陳聖宗（一二五八～一二七八在位）即時設宴招待國中父老，席間對他們講述自中國來奔的難民口中聽來蒙古人征服南宋後如何殘暴的情況，然後問父老們願降？還是戰？父老們聞知亡國之慘，登時同仇敵愾，同聲曰：「戰！」經此設計，聖宗上皇凝聚了士氣，凝聚了向心力，於是越南人終於擊退了入侵者³！要不是上皇有了多年的政治經驗，陳仁宗這新帝是想不出如此好主意的。

陳仁宗雖已出家，但他無從放下「上皇」的身份與責任，因此有上述的各種表現。

——本文據拙作《李、陳、黎三朝的越南佛教與政治》⁴ 第三章第三節〈上皇出家為僧與其權力的保留〉及拙作〈朝內禪制度的起源及其功用〉⁵ 改寫。

註：

1. 「海味」所指為何？是否海產的活魚活蝦？按，陳朝皇族是來自中國廣東省的移民，而廣東人稱晒製的海產如乾魷魚、乾、乾蝦、乾蠔等為「海味」，然則越南史書中的「海味」可能指此。又按，佛家許僧尼食用「三淨肉」，仕邦在以前發表於本刊的文字中屢有談及。故陳儒雖已出家，但「賜食海味」並不犯戒，何況，當時他「同坐不同餐」！

2. 參前註。

3. 上世紀的「越戰」中，越南人能夠戰勝美軍，恐怕是受到陳朝能赶走蒙古軍的史事所鼓舞。越南人向來自詡他們跟日本人是亞洲諸國中僅有的不被蒙古武力所征服的國度。附帶說一事，陳朝能夠戰勝，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來自逃亡越南的南宋軍隊底助力。這些宋軍大部份是廣東人，而陳朝皇室中人能講粵語，跟宋軍溝通暢順。加上宋軍的國仇家恨，故他們肯為越南人力戰！

4. 刊於《新亞豐報》第十卷第一其（下），香港，一九七三。

5. 刊於《東南亞研究》第七期，新加坡，一九七一。